

推不推那扇柴门

章铜胜

木心在《从前慢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从前的锁也好看／钥匙精美有样子／你锁了／人家就懂了”。一直喜欢读木心的文字，尤其是他的诗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木心的想法是一致的，锁和钥匙，有时候，只是需要一个精美的样子，是给人看的，并不能防住什么，你锁了，路过的人看见了，也就懂了你的意思。锁能锁住什么呢，但它却能告诉我们主人的意思，告诉我们你与主人的界线在哪儿，守规矩的人自然会站在门外，会欣赏门上那把安静的锁，会想象主人手上那把精美有样子的钥匙。

读到这几句诗时，我忽然就想到了乡下的柴门，那样简单的，甚至算不上是设防的东西，大概也只是个美好的意思罢。可是，只要主人出门时轻轻掩上柴门，就不会有人去推开那扇柴门，去打搅他们了。那一道柴门，是不是也如木心诗中那把锁一样，只是静静地向路人表达着一个意思，懂得的人自然就懂得。

今天，看到冯骥才的一幅画，画的题目是《期待》。画面的中心是一扇对开的柴门和它的倒影，大概是在雨后吧，地面上积着一层薄薄的水，透明清亮，水面上，柴门的倒影清晰。柴门外面是一片树林，墨色浅淡，树影疏朗，如在迷茫之中。这样的画境，留给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：那扇柴门是在竹林深处吗；林下有一条，或是数条通往外面的蜿蜒小径吗；或者，在离柴门的不远处，也有村落、人家，甚至是市镇；在柴门的后面，有怎样的一个院落呢，是三两间茅屋，还是四五间精舍？都不可知，也无须多舌了。我宁愿相信，这扇虚掩的柴门是在竹林深处，人迹罕至，却时有飞鸟小兽来访。

一个人，能待在如此清静的地方真好，若时有一二好友来访，就更好了。闲坐树荫之下，捧一杯淡茶，与清风为伴，与鸟鸣共语，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。冯骥才在解释这幅画的时候，说了大意是这样的话：人很矛盾，有的时候喜欢自我封闭，喜欢设防，垒一道围墙，躲在里面，以孤单为伴，但又不能总守在里面，也希望别人进来，能看见自己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，“人在这种时候特别美好。这种心灵之扉打开的意境是非常美的。一次，当这种心境出现时，我便画了这幅画——柴门很轻，一推就开。”

可是，谁 would 去推那扇柴门呢？路人，朋友，抑或是邻居？大概都不会轻易去推开那扇柴门。“柴门闻犬吠”时，即便不是风雪之夜，只要主人不在家，也会倒履相迎的，我相信柴门的主人一定是好客的。若是主人不在家里，即使是推开柴门，你也不会成为那个院落的主人，一样是个冒昧来访的客人。隔着一扇柴门，便有了主客之分，也在情理之中吧。

我想起老家的村庄和村庄后面的那片菜园子。每家一个菜园子，园子都不大，园子的四周垒起了一圈土墙，土墙上栽着芭茅草，或是茶树。园子的入口处，是土墙的缺口，讲究的人家，用竹子或是木条订了一个简易的门，放在缺口处。随意的人家，只是搁一束茅草在那儿，这样便没有人随便进入他家的菜园子了。

村东的三爷爷，是个念过私塾的老人，他给我的印象永远是衣着干净形容清爽的。他家有一个园子，四周垒了土墙，也不大，但没有种菜。园子的一角有个水池，池边有几块大的山石，堆叠成了假山的样子，山石旁边种了一丛竹子，竹子细长丛生，样子很好看。其余的空地上，种了一些花木，有些是我认识的，也有一些是叫不上名字的。园子的门口，是一个简易的木栅门，只是比我们家菜园子的门要高大、讲究一些。

三爷爷家的园子，对于我来说一直是神秘的，可那扇木栅门挡住了我想进去看看的念头。好在三爷爷的孙子和我同学，他带我进过一次园子，也只有一次，我对三爷爷的园子印象深刻。那个园子，大概是垫居乡村的三爷爷与孤单为伴的所在吧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推开过那扇木栅门，于清风明月，或是和风暖阳下，看见三爷爷心中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十分珍贵的东西。也许有吧，也许从来不曾有过。

“柴门很轻，一推就开。”可有些柴门，是无人去推的，也或者是推不开的。我希望，自己所见到的柴门，都是虚掩着的，是欢迎你去轻轻推开的，在柴门后面的院落里，有一位好客的主人，在等着每一位推开柴门的客人。



绿的经络 李昊天 摄

恰似故乡路

刘敬

春末夏初，在花儿的世界，唯蔷薇出尽了风头。这也难怪，蔷薇本是群“野丫头”。

迎春、连翘们在春光中争宠献媚的时节，蔷薇还显得有些腼腆，满是怯意地，悄悄隐匿于杂乱纷呈的茎叶间，若有所思地静观，不焦不躁地默数着时光的节拍。

待春色欲暮，夏风乍起，蔷薇才如蓦然听到了一个无厘头的笑话般，实在是憋不住了，哗的一声，全都咧开了嘴，笑着，嚷着，推着，挤着，将那一份额朴的野性，不管不顾地，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你我的眼前。

南朝梁柳恽诗云，当户种蔷薇，枝叶太葳蕤。他说的是城里吧，我却不屑的。因为，我本就是一个“野小子”，一个在阡陌交通、鸡犬相闻的乡野田畍间把童年和少年系在牛尾巴上要耍的人。而蔷薇，即是我的“发小”，我对她的熟悉，就像熟知哪方荷塘里的莲藕甜，哪片树林里的鸟窝多。

蔷薇性野，原本天生。当户而种，岂非画地为牢，或以燕雀之心暗羁鸿鹄之志？我常想，蔷薇在野，恰似飞龙在天吧——苍穹浩浩，碧野茫茫，她自笑看风云，不管流年度……是的，蔷薇的野，透着任性，裹着无邪，既漾着一份真，又挟着一种趣，泼泼还洒洒，悠悠还自在。

在故园，蔷薇没有这般诗意的名字。父老乡亲们，都管蔷薇叫“刺麦苔”，或者“刺么苔”。很土气，却也很实在。因为，蔷薇多长于径边田畔，或直立，或攀援，或蔓生，但，茎皆有刺，柔中带刚，且嫩枝新萌时，还可食用，如菜薹，只是其味涩而微甜罢了。

想想吧，小园里种着些时令菜蔬，竹篱上攀生着丛丛蔷薇，屏障天成不说，花开时节，浪摇千脸笑，风舞一丛芳，那胭脂红白的一朵朵，一叠叠，不正若一群泼辣而又水灵的村姑，含羞还爽直地投入一场恋爱？——要么不爱，爱就爱它个轰轰烈烈，爱就爱它个痛痛快快，倾其所有，狂放无畏，只为了生命激情的爆发与释放……

江南的乡下，当然也是有蔷薇的。

我所供职的小镇中学附近，有一段废弃的铁路，我常去那儿走走。春末夏初，绿肥红瘦。在铁路的两边，每隔一段距离，都会有绵绵密密、高攀低伏的野蔷薇向我伸颈又侧目，精灵古怪而幽香沁脾，让我在怔忡犹疑间，心绪乱纵横，忽又情不自禁地想起日本诗人与谢芜村的俳句“蔷薇花开处处，恰似故乡路”……

故乡的蔷薇也开了吧。一年又一年，新花对白日，故蕊逐行风。一个又一个首夏，她们热烈的爱情依然若飞蛾扑火般执着无悔吧。可是，那个曾经的“野小子”呢，如今却已辗转漂泊到了千里之外，在江南，在异乡，落了地，生了根，然后，摇身做了“孩子王”。

偶尔，也会有三五个孩子陪我一起去散步，去看蔷薇。

每每刚出校门时，他们还多少有些矜持，循规蹈矩地跟着我这个老师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我的询问。待踏上那段长长的铁路，这些土生土长的孩子们便一下子无拘无束起来，旋即追逐打闹，“野性毕露”，酷肖当年的我和我的玩伴们。直至撞见一片“万倍馨香胜玉蕊，一生颜色笑西施”的蔷薇，他们才住了脚，直了目，又是讶异，又是欢喜，连叹老师所言不虚……

其实，这些孩子本就是一株株野蔷薇吧，男生也好，女生也罢，不仅恰值花儿一样的年纪，骨子里还根植着蔷薇的禀性——父母大多去了远方的城市，他们与祖父母辈一道留守家园，割麦，插禾，勤读，苦学，率真又自强，隐忍复彷徨。他们热爱阳光，但也无惧雨雪寒霜；他们接受贫瘠，但亦终将迎风怒放……

安徽作家钱红莉曾言，内心的表达，有时是文字满足不了的——那是一口井，而文字充其量不过是沿壁的青苔。于我，故乡，童年，早在睡梦里，入了画，又似一张张幻灯片，常常在眼前飞旋着，忽近又忽远，渐渐模糊了视线。唯有蔷薇，唯有那些蔷薇一样的孩子，花开处处，时时得见，让我在庸常岁月里，能从容捻拾起一片又一片记忆的青苔，去缀补心底那口思念的深井。